

前夜

〔俄〕屠格涅夫 著
马德菊 译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前 夜

[俄] 屠格涅夫 著
马德菊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夜/ (俄) 屠格涅夫著; 马德菊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 2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09-793-7

I. 前… II. ①屠… ②马…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67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8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16.50 元

第一章

一八五三年，一个最酷热的夏日里，在莫斯科河畔，离昆左夫不远的地方，一株高高的椴树树阴下，草地上躺着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看上去二十三岁左右，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鼻子尖尖的，鼻梁稍微有些弯，额头高高的，宽厚的双唇上抿着矜持的微笑，正仰面躺着，一双不大的灰眼睛微微眯着，沉思地凝视着远方；另一个年轻人俯身趴在草地上，双手托着淡黄色卷发的头，也在凝望着远处。他比自己的同伴年长三岁，但看上去可要年轻得多。刚刚长出的胡子，下颏上刚刚出现的绒毛，还有那张红润的圆脸，那双褐色的甜蜜的眼睛，美丽的微微呶出的双唇，甚至那双白净的手臂里都隐藏着某种惹人疼爱的孩子气与迷人的优雅。他浑身散发着健康幸福的欢乐，散发着无忧无虑、过于自信、娇惯任性、迷人的青春气息。

他闪动着目光，双手支撑着头，像一个知道有人正用喜爱的目光看着自己的男孩子一样地微笑着，他身着宽松的白色短外套，蓝色的围巾随意地系在长颈上，揉

皱的草帽随便地丢在身旁的草地上。

与他相比，他的同伴显得老成得多。看着他那有棱角的身形，不会有人想到他正在享受，他此刻的感觉极好。他躺得很不自然，他的头很大，上宽下窄，很笨拙地长在长长的颈上，这种不协调也同样表现在他的手臂上、紧紧裹着黑礼服的身躯上、还有那两条像蚱蜢后腿一样拱起的长腿上，不过在他那张不漂亮、甚至线条有些模糊不清的脸上，处处都显现出他的贵族气质来，表现出他的思索与善良的素质。他叫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位淡黄卷发的年轻人叫苏宾·巴维尔·雅柯夫耶维奇。

“为什么你不像我这样趴着，这样要舒服得多。特别是你抬起双脚互相撞击这么一下时，瞧，就这样。鼻子下面是草地，看腻了风景，就观察一下大腹便便的昆虫吧，看它们如何在草茎上爬动，或者，观察一下蚂蚁，它们是如何地忙碌着。的确，这样更好。而你此刻却采取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姿势，胳膊肘支在纸糊的悬崖上，记着，你现在完全有权休息。是开玩笑吗？你获得了第三名学士。休息一下吧，阁下，放松一下自己，舒展一下自己的四肢吧！”

苏宾半懒散半开玩笑地带着鼻音说了这一席话（只有被娇惯的孩子跟给他送糖果的朋友们才用这种口吻说话），而不等回答，又接着说：

“最让我惊讶的是，蚂蚁、甲虫以及其它昆虫，它们

的那份出奇的认真的样子，它们那般严肃地跑来跑去，好像它们的生活有着什么意义！人，万物之灵，看着它们，而它们根本没有在意，得了吧，也许，另一只蚊子正坐在你这万物之灵的鼻子上，开始进餐了呢。这真令人不愉快。而从另一方面想一想它们的生活也许并不比我们糟？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它们为什么不可以自高自大呢？喂，哲学家，你解答一下这道题吧！你干吗不吭声？呵？”

“什么？”别尔谢涅夫突然一怔，问。

“什么！”苏宾重复说，“你的朋友在你前面阐述一些深奥的思索，而你却听都不听。”

“我在欣赏风景。你瞧，这片田野在阳光的照耀下多么灿烂、辉煌！”别尔谢涅夫低语着。

“这是彩色的神奇力量，”苏宾说，“一句话，大自然！”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

“你应该比我更惊叹赞美这大自然的美色。这是你事业的领域：你是个艺术家。”

“不，这并不是我的领域，”苏宾反驳着，把便帽推到了后脑勺上，“我是一个肉铺老板，我的事儿是和肉打交道，雕塑肩膀、双腿、手臂，而这里面没有形态，没有完整，你去捕捉吧！”

“要知道这里面有美，”别尔谢涅夫顺便问一句，“你的浮雕完成了没有？”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见鬼，见鬼！见鬼去吧！”苏宾拉长了声调说，“我看了真正的艺术作品，看了前人的、古人的作品，就把自己的作品砸得粉碎。你指着大自然对我说：‘美就在这里。’当然了，美在万物之中，甚至就在你的鼻子底下，但是你能追得上美吗？前辈人，并没有刻意去追求美，但美却走进了他们的作品里。美从哪儿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美，我们没有可能把面铺得那么宽广，我们才疏学浅，我们只能把鱼钩投向一处，然后守候着。有鱼上钩吗？呵呵，还没有鱼上钩。”

苏宾吐了吐舌头。

“打住，打住吧，”别尔谢涅夫反驳着，“这是奇谈谬论。如果你不论在什么地方与它相遇都不能感觉到它，爱上它，那么美也绝不会进入到你的作品中。如果美丽的风景、美妙的音乐不能在你心灵中唤起感觉，我是想说，你感觉不到它们。”“唉，你这个感觉者！”苏宾随口说着，同时自己为有了这个新名词而微笑了。而别尔谢涅夫又陷入了思索。苏宾接着说：“不，老兄，你是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学士的获得者，与你争辩是可怕的。特别是我，这个学识浅薄的大学生，但是，我跟你讲，除了艺术，我只爱女人的美，姑娘的美，这还是从近些时候才开始的。”

他翻过身来，仰卧着，头枕双手。

两人沉默了，中午炎热的寂静笼罩在闪光的昏昏欲睡的大地上。

“提到女人，”苏宾又说起话来，“怎么就没有人来控制一下斯塔霍夫？你在莫斯科看见他没有？”

“没有。”

“老头儿整个疯了。他整天坐在奥古斯丁娜·赫利斯季诺夫娜那里，非常的苦闷，只是坐着。他俩那般愚蠢地对望着。看着都叫人厌恶。你瞧！上帝给了他多好的家庭；可是，他不要，却偏偏要奥古斯丁娜·赫利斯季诺夫娜。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她那张鸭脸更丑陋的了，前些日子我模仿丹唐的风格给她塑了一幅漫画像，效果不错。我会给你看看的。”

“那么叶列娜·尼古拉耶夫娜的胸像有进展吗？”别尔谢涅夫问。

“不，老兄，没有进展。这张脸会使你走进绝境。乍看她，线条清晰、端正，好像不难把握住她的形神。但是，却不是这么回事儿，像一件宝物，就在手边，可你拿不到它。你发现没有，她是怎样听人讲话的？面部的线条一动不动，只有眼神在不停地变换，而整个人随之变化。雕塑家对她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我还是个蹩脚的雕塑家呢？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个令人惊奇的人。”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又补充说。

“是的，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姑娘。”别尔谢涅夫附和地重复说。

“而她是尼古拉·阿尔切米耶维奇的女儿！这之后我们还谈什么血统呵，但是她确是他的女儿，她的长相

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从心底里尊敬她，她是我的恩人，但她却是一只母鸡。而叶列娜从哪里获得这颗心灵呢？是谁点燃了这心灵之火？瞧，哲学家，我又给你出了一道题。”

但是这位哲学家仍旧什么也不回答。一般说来他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说话口齿很不流利，有时结结巴巴做些没有必要的手势，而此刻他的心灵感到宁静，一种似倦似愁的宁静。经过每天若干小时长期而艰难的学习之后，不久前他才迁居到这个城里来。悠闲、轻松、清新的空气，达到目的后的那份欣慰，与朋友的奇妙的漫不经心的交谈，突然出现的可爱的情影，所有这一切不同的、而同时不知为什么又相似的印象在他的心灵上融成了一种共同的感觉，使他平静，使他激动，使他疲倦、无力，他是一个很神经质的年轻人。

楸树阴下凉爽而恬静，飞进了树阴下的苍蝇与蜜蜂仿佛也压低了嗡嗡声，嫩绿色的小草儿静静的，高高的草茎着了魔般一动不动，矮矮的楸树枝头上垂挂着一簇簇小黄花。每呼吸一次，芬芳的气息就会吸进胸肺，胸部感到很惬意。远处，从河畔到天际，阳光闪烁，间或有微风徐徐吹过，闪光的蒸气在大地上空荡漾。听不到鸟啼，在这炎热的时分，他们不歌唱，但是到处都有昆虫唧唧鸣叫着。坐在阴凉的地方，静静地听着这生命的热情声音也很悦耳，也催人入眠，引人遐想。

“你发现了没有？”别尔谢涅夫突然发问，同时用手

势加强自己的语言分量，“大自然可以唤起我们一种多么奇异的感觉呵？大自然是这样的充实、坦荡，我是想说，她很满足，我们明白，我们羡慕这一点，与此同时至少是在我的心里总是能唤起某种不安、骚动甚至是忧郁。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充实、不坦荡，还是我们缺少大自然的那种宽厚满足的心态呢？我是想说，我们还有更多需求，而大自然没有？”

“哎哟，”苏宾反驳，“我来告诉你，安德烈·彼得洛维奇，这是为什么。你所描述的那种感觉，是一个孤独的人的感觉。他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旁观生活。为什么要旁观呢？亲自生活，那才是好样的。不论你叩敲多少次大自然之门，她都不会用你所明白的语言回答你，因为她是哑人。她会像琴弦那样发出声音，从她那里你可指望听到歌声。而一颗活生生的心灵，她会回应你，特别是女人的心灵。因此，我的尊贵的朋友，奉劝你为自己寻觅一位知音女友，你的一切忧郁都会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你所说的我们的需求。要知道，这骚动，这忧郁，这就是一种饥饿。只要给胃真正的食物，那么一切就会好了。我的老兄，走进生活占有自己的位置，做个活生生的人。大自然是什么呢？干嘛谈大自然呢？你听听，爱情，这是多么热烈有力的字眼！大自然，多么冷漠，学生气的词呵！（苏宾开始唱）玛丽娅·彼得洛夫娜万岁！或者，不是玛丽娅·彼得洛夫娜，反正是一样

的，你明白吗？”

别尔谢涅夫微微欠起了身，双手支着下巴。

“干吗要讥讽呢？”他并不看着自己的朋友说，“为什么要嘲弄呢？是的，你是对的，爱情，是一个伟大的词儿，是一种伟大的感情，但是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

苏宾也微微地欠起身来。

“什么样的爱情？随便什么样的，只要是爱情，你得承认，爱情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真的爱恋上了。”

“用整个心灵。”别尔谢涅夫插话。

“嗯，是的，用整个心灵，当然，心灵又不是苹果，它不能切开，如果你恋爱了，你是对的。我可不想嘲笑谁。此刻我的心充满了柔情，它温柔得要化了，我只想解释，像你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大自然引发我们这些感觉呢？因为大自然在我们身上激发了对爱的渴求，同时它又无力满足这种渴望。大自然在悄悄地把我推入别样的有生命的人的怀抱，而我们都不懂，依然渴望从它那里获取些什么。唉，安德烈呀，安德烈，多么美妙呵，这太阳，这天空，这一切，我们周围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呵，而你却忧郁，但是，如果在这一瞬间你握住了心爱女人的手，如果这手、这女人是属于你的，如果你用她的眼睛去看，用她的感觉去感受，而不是用你的孤独去感受，那么大自然使你感到的绝不是忧伤、骚乱，你将会发现它的美色，大自然它将会欢快地歌唱起来，与你合唱，因为那时你已为哑默的大自然装上了唇舌。”

苏宾一跃而起，来回地踱步，而别尔谢涅夫却低着头，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你的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他说，“大自然并非总是向我们暗示爱情（他没有一下子就说出爱情这个词），大自然也威胁我们，它使我们想起那些可怕的……是的，那些不解的奥秘，不正是它在吞食我们，不停地吞食我们吗？大自然包容着生与死，而且死与生同样无法拒绝。”

“在爱情里也有生与死。”苏宾插话。

“再说，”别尔谢涅夫继续说，“比如我伫立在春天的苍翠的丛林中，当我仿佛听到了奥白龙的角笛奏出的浪漫抒情的音乐时，他难道也是……”

“渴望爱情、渴望幸福，再就没什么了！”苏宾插话，“这样的仙乐我也听到过，在林阴下，在密林深处，或者黄昏时分在辽阔的田野上，或者太阳西下时，河上的薄雾从灌木丛后面徐徐飘起的时候，这时心里模糊升起了某种柔情与期待。但是，从森林，从河流，从土地，从片片云朵，从株株小草我都期待着幸福，从它们身上我感觉到幸福临近了，我听到了幸福的声音！‘我的上帝，光明而快乐的上帝！’我曾经写过这样一行诗，第一行诗挺漂亮，而第二行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幸福！幸福！当着生命还没有走过，当着我们的肢体还运用自如，当着 we 不是下山而是上山！见鬼！”苏宾伴着一阵突发的激情接着说，“我们年轻，我们并不丑陋，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

他摇了摇自己的卷发，很自信地甚至挑战般地仰视着天空。别尔谢涅夫抬头注视着他的眼睛说：

“难道就没有比幸福更崇高的什么了吗？”

“举个例子吧？”苏宾问。

“是的，比如，我与你，像你所说的那样，都年轻，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渴望着自身幸福，但是‘幸福’这个词能使我们振奋，迫使我们手牵手吗？我想说，难道这个词不是自私的吗？对联合能起破坏作用吗？”

“那么，你知道什么能把人们联结在一块儿的词儿吗？”

“嗯，是的，想知道这是什么词？”

“艺术，要知道你是个艺术家，还有祖国、科学、自由、正义。”

“那么，爱情呢？”苏宾问。

“是的，爱情是一个能把人联合在一起的词儿，但这爱情不是享受，这爱情是奉献。”

苏宾紧皱眉头。

“这对德国人很合适，而我的爱是为了自己，我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第一位，”别尔谢涅夫重复说，“而我觉得我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要是大家都照你的想法去做，”苏宾做了一个怪脸，“那么世上就不会有人去吃菠萝了，谁都会把它们奉献给别人。”

“这就是说，不需要菠萝，而相反呢，别担心，从别

人嘴里抢面包的人永远都会找得到的。”

两位朋友沉默了片刻。

“近日我又遇见英沙洛夫了，我邀他到这儿来，我一定要让他和你认识，和斯塔霍夫一家认识。”

“英沙洛夫是谁呢？你说的这一位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个爱国者？正是这一位给你灌输的这些哲学思想吧？”

“也许。”

“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吗？”

“是的。”

“他很聪明？是个天才？”

“他很聪明？是的，天才？我不知道，我想不是。”

“不是？那么他有什么出色的？”

“你会看见的，而现在，我想，我们该走了。安娜在等我们喝茶。几点钟了？”

“两点多，我们走吧。真闷热！这次谈话让我很激动。好像你还有点时间，我可不徒然是个艺术家，我对一切都很敏感。坦白吧，有一个女人已经占有了你的心？”

苏宾很想观察一下别尔谢涅夫脸上的表情，但是后者已经转过了身去，走出了椴树浓阴。苏宾迈着懒洋洋的优美的小步紧跟着也走了出来。别尔谢涅夫走路的姿势很笨拙，双肩高耸，脖子前伸，但是比起苏宾来还是更具上流社会的风度，更像一位绅士，如果这个词在我们这儿还没有被庸俗化的话。

第二章

两个年轻人向莫斯科河岸走去，沿着河岸漫步，从水面上吹来了清凉的风，细浪轻轻地拍击着河岸，发出悦耳的声音。

“真想再洗洗澡，”苏宾又说了起来，“但又害怕耽误了时间。看，这条河，它好像在诱惑我们，古希腊人一定认为它是女神。但是，我们不是古希腊人，噢，女神！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厚脸皮的无名小辈而已。”

“我们有美人鱼。”别尔谢涅夫说。

“去你的美人鱼吧！这些胆怯、冷漠的面目可憎的女妖，这些在冬夜的黑暗之中，在农舍的窒息之中产生的形象，对我，对雕塑又有什么用呢？我需要光，需要广阔的空间，我的上帝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去意大利呢？什么时候？”

“你是想说，去小俄罗斯吧？”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你还好意思责备我当时的愚蠢，就是你不责备我，我也够懊悔的了。我像一个傻瓜，善良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给了我去意大利旅游的钱，

而我却跑到了乌克兰那里，去吃面疙瘩。”

“请别再说下去了！”别尔谢涅夫打断了他。

“我还是得说，这些钱也没有白白消费，在那里我看见了那样的艺术原型，特别是女人。当然了，我知道，除了去意大利，我是没救了！”

“你即使去了意大利，”别尔谢涅夫说着，并不看苏宾，“也还是一事无成，你们只是煽动的翅膀，并不起飞。我了解你们这样的人。”

“斯塔瓦谢尔就起飞了，还不止他一个。我不能起飞，这意味着，我是企鹅，没有翅膀。在这里我要闷死了，我要去意大利，”苏宾继续说，“那里有阳光，有美。”

就在这时，在两位朋友走着的小径上迎面出现了一位年轻姑娘，头戴一顶宽边的草帽，肩头上斜倚着一柄玫瑰红色的小伞。

“我看见谁了？在这里一位美人儿迎面向我们走来，恭顺的艺术家向迷人的卓娅问候！”苏宾突然提高了声音，戏剧性地挥了挥帽子。

被呼叫的姑娘站住了，用手指作了一个吓唬苏宾的动作，当两位朋友走近时，她嗓音清脆，但是颤音却发不好地说：

“你们这是怎么啦？先生们，不去吃午饭？桌子已经摆好了。”

“我听到了什么呢？”苏宾两手轻轻一抬说，“难道您，可爱的卓娅，在这样大热天来找我们，我是不是可以这

样理解您的话？说说看，如果，或许不是这样，那么，就最好别说，否则我会瞬间就懊悔死的。”

“哎，住嘴吧，巴维尔·雅柯夫耶维奇，”姑娘微嗔地说，“你干吗从来不严肃一点同我讲话？我要生气了。”她又故作娇媚地添了一句，就撅起了小嘴。“您不会生气的，最完美的卓娅·尼基京斯娜，您不会把我推进暗无天日绝望的深渊。而我不会严肃地讲话，因为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姑娘耸了耸肩，转向了别尔谢涅夫。

“他总是这样，把我当成孩子对待，可是我已满十八岁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噢，我的天哪！”苏宾感叹着，别尔谢涅夫默默地微笑了。

姑娘顿了顿纤足。

“我可真要生气了，雅柯夫耶维奇！海伦，她原想和我一块儿来，但是她怕热，一个人留在花园里了，不过，我不怕热，咱们走吧。”

在林阴小径上，她走在最前头，随着步履的移动，纤细的腰身轻轻地摇曳着，不时抬起戴着黑手套的美丽的双手，撩开一绺落到脸上的柔柔的长卷发。

两位朋友走在她的身后（苏宾一会儿一双手默默地按在胸口，一会儿一双手又高高地举起），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别墅前。昆恩茨沃的四周有许多别墅，一座有阁楼的玫瑰红色的小木屋伫立在花园里，仿佛正从绿树